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六

書

上監司帥守書七

上經制使書

茗溪先生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謹再拜上書經制龍學閣下
其嘗謂天之生才地之生材一也不中道天於斧斤未有不甚
於用者非必郢林數尋之栝栢千尺之椽章然後爲材凡可以
爲桷爲榑爲櫨楹侏儒者皆材也夫才亦然不中道天於聲實
毀蹇則亦惡有無用於世者哉然其命則寄於匠氏所謂匠氏
者以規矩爲方圓以繩墨爲曲直定規矩繩墨於器量大小長
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良工巧匠也以道義爲規矩以行
藝爲繩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才者天下之宗工大匠也
然則材与才者皆不可無所歸矣雖不可無所歸亦不可不審
其所歸何者力之所任質之所處有衡從燥濕之殊宜從而衡

任之宜燥而濕亂之則所任所處皆不得人焉物固有不幸失其所者此其所以爲寄命於匠氏則非特匠氏擇材也材固有擇匠氏之理矣雖然何世而無才何地而不生材其輪囷離奇弄委於道傍槁死於崑壑而不見錄用者蓋十五也幸見用則聽其所爲而已又惡能有擇於其間哉是不然天下無真匠師則已使誠有之亦無惡於物之擇已也至於有擇焉而不見錄則抑有命焉竊惟閣下受真王之知當數路之寄器使職官黜陟能否居宰相之功半于茲再歲矣進則成規退則成矩若與神而爲謀左以畫方右以畫圓蓋以心而爲匠凡其人之才所謂大小長短孰處孰任未有能以形逃者閣下之規矩繩墨誠先定於心也今有人焉讀聖賢之書求爲古人之事業蓋其篤泮忍孝校周旋二紀而始得寸祿行年四十有五矣其所事則糠粃翔籩雍瓦盞新米之間銖爭而侖計自旦至暮而唇點小入爲敵讎雖食其食不敢怠其事然非其性之所能爲失其所矣

昔者強今者憊昔者腴今者瘠豈端使然哉嗚呼其亦可憐也
已竊自思念生長於世幸未至龍首跛蹇而其心事曲折粗能
裨大賢君子之忽忽忘者今遇匠師而不能自竄於規矩繩墨
之間尚安往而可其雖小物蓋知審所擇矣獨未知閣下能無
惡於物之擇已且哀其情而受之否耶若其大小長短與所處
所任則某不能知也知歸焉而已矣至於求歸焉而不得則是
真有命焉某也敢不知命干冒台嚴不勝悚懼之至不宣

上府帥書

東溪先生

懷才抱義之士處一世間蓋常不患人之不已知然人不已知
至沒世而名不稱則亦士之所耻是以先世之士必得公卿大
夫推轂稱譽而致身於一時而公卿大夫亦緣好賢推士垂名
於後世昔王吉爲臨邛令折節屈已以成相如之名臨邛卓氏
承令風首尊爲上客是相如由王吉而婚偶因卓氏之財而官
達非得令之推重則下邑之一蕩子亦王襄爲益州刺史聞王

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作中和樂職詩褒名上聞宣帝召見遂以文章入爲侍臣非得襄之見則窮邊一寒生尔是二人者當吾蜀尚學之初破荒以文藝取名然皆出於縣令刺史振斐其跡當時二人雖託令刺以進身而縣令刺史亦由二人以顯名至今士論言相如者必及王吉言子淵者必及王襄也今之蜀猶古之蜀也據西南之都會扼大江之上游列郡數十士人游士接踵里巷况承朝廷教養之盛風化之美其季絕非止漢儒之章句爲文不類前人之流靡或有灼灼髦士出于其間改封禪之書而使之典作賢臣之頌紀其實以鋪張太平之閔休昭著無前之偉績者未必不平視二子但幽隱寒賤不自激昂以投合於尚書之知而尚書亦以高明尊顯未肯顧盼而接引是幽隱寒賤無所賴於尚書而尚書功業之外好賢推士之名不重於後世亦奇勇子之可惜者方成周之盛時上之人不忽微賤而致採納下之人有所附託而脫於怨苦以公旦之聖執費

以見其敵還費以接其宜而所得之士乃在還費之中以至貴
接至卑所接至多所得至寡乃至如是方斯之時士無不得其
所者故其詩曰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夫上之人無以待之則有
違遽而無逸豫何暇於游有憂嗟而無歡愉何暇於歌今也悅
之而來游樂之而來歌可謂得其所矣及其衰也大臣不用仁
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詩人以是刺幽王夫大臣在位
之至貴微臣白屋之至卑勢固不相接事固不相關飲食宜不
相及也言語宜不相通也車馬宜不相與也然以至貴潰至卑
不肯飲食教載詩以是而刺其臣又及於其君由是以知上之
人不忽微賤而禮納之非特聖賢以爲盛時之風采亦治亂之
所由分也故幽隱寒賤衆人之所忽也在賢者則必爲之致欵
衰世之所輕也在盛時則必爲之重雅賢者爲能友衆人之所
爲唯盛時爲能收衰世之所弃如斯而已伏惟尚書以吾道致
身入居華省位正三品出爲西州大方伯雙劍以南所謂大臣

者莫焉為偽其拔擢之權咳唾之功嗷枯吹生又非特漢之一
令一刺推廣聖君賢相惻怛之愛以用仁心於西南必自士人
始此某所敢鼓其狂妄也然又嘗聞古人之知士有賓其賢者
以激其餘陳蕃之於徐穉是也或雖未賢而亦禮之以致其真
賢燕昭之於郭隗是也以言為不足以知人則已矣若大可以
由言而知則某之所以自獻此者不啻子言矣尚書以為賢望
下陳蕃之榻如為不賢亦請從隗始叱之領之退聽後命

上張宣撫書

芸室先生

夫所謂公無私者何哉大道之行雖人各有心而好惡是非之
端如出乎一人毀譽褒貶之實如同乎一辭廉耻之分如界辨
之不可犯而誣謾攘奪之風潛銷於冥冥之中當是時也非無
私也公足以勝私也昔者伊尹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夫一介微物也微物不以取諸人猶之可也不以與人自人
情願之抑鄙陋甚矣殊不知君子之道自其窮時不妄取予雖

一介之微在所必慎故能於其顯達之日雖自任以天下之重
在所不屑夫窮達辭受之間大公之道已行矣伊尹挈大公之
道自躬耕莘野以至作商阿衡其所養非一日所閱非一朝是
以能耻其君不考堯舜而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公無私之
効至此極矣有商治之專美三王斯道素明於上伊尹之力矣
後世公道不行好惡是非之實一切不明毀譽褒貶罔不失真
廉耻道喪而爭奪之俗興非無公也私足以勝公也伊尹之風
於是掃地矣恭惟某官以直道自奮動在王室真所謂以堯舜
之道自任而以伊尹之心為心者也西者行朝駐蹕東南顧念
川陝在遠欲得樞密一面者而付之閣下毅然請行授鉞闔外
負天下之重任居賢智之所難非平日涵養深得所謂至公無
私者而藏之於身行之於世曷能臻此宸衷倚注眷寵日隆若
黜陟若賞罰軍政民事一切付之便宜盛哉得君之深前此未
有也閣下弭節而來登士之俊良汰吏之冗濫飭軍律之不修

講利源之夕，麩料敵若神愛民如子，凡所當上之意而責成者，罔不究心悉慮於其間。顧如某者，西華之鄙人，落魄不詞，偶以東川漕屬待次二年，甫及瓜往而為有力者所讓。是時仰賴閣下，勢尚廉耻，壞植散群，垂怜孤蹤，許以復任。士大夫莫不率手相賀，皆曰公道之復開也。公道復開，則中興之治可指日而待也。某不敢援引他喻，以某所親見而躬蹈者而論之。則雖中興太平，誠不遠矣。唐郭子儀一時之偉人也。陳翊所著將佐略，其間言官至宰相者七人，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五人，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意其黜陟推挽之間，必知所謂至公無私者，故能得士之多如此。閣下仗忠義以勤勞王家，雖古伊尹未為遠過汾陽武人，尚何足論。而某云：庶餘生老於選調，又豈敢望一將位之列。今幸官滿有期，且又念解任之後，如漂流木偶，未知所之，尚徘徊於鑪錘之內，不免重負陶鎔用是，輒布區區，伏惟某宮以至公無私之道念。

其疎遠寒微而特予之進不勝幸甚

上安撫待制

東山先生

某竊嘗謂古之人聲名未立孰不願先達之知而有志之士亦不敢望進非唯先達能擇士而士亦擇所歸何也先達之士固有標鑑通悟德望隆重天下士從而歸之至有人企龍門之游望蘭臺之聚餘響夏谷詠慕耳聲音角巾蒲扇效其儀矩和風美氣坐堂月旦雖欲不住見不可得也某漢嘉書生謏薄無似不足與當世知然竊有區區志樓貧自澹其所幸莫非孔孟之道其平居常以孝義為心其入仕也亦知廉謹勤恪不敢越官箴焉而節光晦跡切切然想望古人於千百世之表以僥倖一旦之遇蓋有年矣乃伏遇閣下以英偉之才膺眷遇之厚遠分憂頤出鎮南服葺揚休命換節坤維方開府之初札賢下士接引後進庸蜀之人浩然想見風采而某滴僞負文闈試進士于少城之下遂獲千與謂慰年昔嚮慕之心何其幸也雖然何以為贊

某聞之惑之人將見君子有齋戒卜筮之義以易筮之混泰之
需且其繇曰天地交泰万物以通自上接下其志收一巨雲天相
遇雨澤既豐利見君子往則有功因竊自言君子然挽轂之至
有倒屣迎之下榻禮之折簡以爲其文村林以期其實其吹噓
擬自作成聲與無所不用其至玩易之筭殆天所相也於是演
所筮易而爲之說曰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之爲物
薄而祭祀可用拔茅而以其彙征言君子在上位則引其類而
与之俱進也需之上六不速之客來禮之終吉言君子不奔小
善雖不速之客而猶加禮是以終具其吉也謹錄所爲詩賦雜
文箴以爲贊見之禮伏惟台慈幸賜觀覽于冒威嚴憚恐之至
不宣

上席制置書

金華先生

某書生也好劇取時事得失發於論說以洩其一得之慮乃素
所結習伏自參政開府于茲亦既引久虛已志切以來天下之

善見西南之士莫不踴躍奮激爭効其常所懷畜參政相與開
納酬酢不厭是亘明目張膽傾露其懇悃而飲黑退縮獨在
眾人之後今始輒有獻焉豈固慢哉誠夙夜陰拱以窺參政之
設施不為不密端龜揲筮可以見兆某尚復何言然猶進其憂
飲惓惓不能自己者惟觀參政由重於全懿亦古之憂是人也
蓋庶所不用其至幸參政財察其聞之万物之變有幾而大臣
之用無跡非有高天下之識則安能先未形之機而濟其難非
有妙天下之道則安能藏獨運之用而任其重故典謨無可喜
之功而春秋首不言之化此聖賢經綸之絕學也奈何議者猥
摘金縢之書為周公之大忠而不知其先未形之機莫微於營
洛繆取夾谷之會為夫子之宏烈而不知其藏獨運之用莫深
於墮賈鳴呼乎不有君子其何能國顧今全蜀之力絀矣雖虎窺
之患宜謹於疆場而魚爛之憂實切於腹心何者挈量重輕足
以驗事變在緩急足以定計民之於國譬言元氣之於人入之始

也法當未問其疾而方先固養其元氣國之繼也法當未

問其敵而方先蘇息其民使彼淺天苟日至之未利負戶曉
之近名則將務鎮於垂絕之條重鼓於已駭之馬尚欲稅駕於
前地可乎恭惟參政靜處昭曠而異觀幽遠之變韜斂精華而
深闕神明之用渙群枉以大中之政折隱應以不怒之威無疾
呼無苛索而兢兢慄慄專意於民若恐不及近者汰東縣令以
彰隆指曲折備至昔光武中興大難未夷首懷擢卓茂以風示
天下而高帝端嶠轉戰僅及咸陽遂約三章之法由得三代之
仁術也以是揆之謀人之國而震用其民雖有伊尹周公之材
智其何免於貼危參政其尽之矣然而縣令之選有二有良吏
有健吏良吏本於仁恕健吏本於辨給仁恕長於愛民而辨給
近於勝民意者參政之於民固不求勝之也則二者之中宜得
辨給而能恤民仁恕而能馱吏者以當盛意某特未知參政於
何而取之風俗濁惡全留不知有公議者以矣脩之羣市而壞

之縉紳非獨士之罪也上之人遊聞其為善之路而務納之於
行險之域孤介者無以自立也參政將一取之以人言其多見
其冀所憎於顏淵而忘所愛於盜跖賢不察亂必徒為是紛紛
也願參政專取孤介自立者而器使之誠以孤介無所持而自
立能不苟也且孤介自立無所持而能不苟是人也充之可步
為稷契况一縣令哉今世之頑頓嗜利而無耻者皆有所恃而
甘自弃者也貪夫徇利烈士徇名齊景公酖於千駟之富而夷
齊安樂於西山之餓志各有所在也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寧
有參政在上而下之士不得以行其志歟是則拔孤介以達士
志而咨民望竊為參政急此其不佞向者齒少以不養全盛之
氣犯世故媚忌之鋒苦極而悟之畏威之如疾抵海以復於道
仕雖弗競而克己之功抑日新矣天之所以相其者其寵而敦
自弃也哉况茫茫四海獨行於鯨鯢垂涎之中而無強力一臂
之助太虛蕩蕩徒挾至公以為依歸又何所持而不矯揉以自

治耶一官任澤十年勞庸去冬較藝類開始登下第稍伸孤憤
於英俊之場已而宣撫邵公試以百里民社之寄代者滿在來
春參政少寬之俾得施其所學以表見於世是亦其平生之一
時也參政其肯信之乎嗟夫人不知之而歎歎以自傷其亦陋
矣然全蜀衣冠之司命參政寔尸之而士有失職而不得以行
其志者傲參政而誰告參政其無怪也文正王公嘗有事於秦
山才出國門薦州縣吏凡百人已事而還所薦者相繼皆召擢
文正言於真皇曰臣所薦者非欲朝廷遽召擢也士人既為大
臣所薦必愈自愛重而天下亦知有其人矣養成之可為它日
之用君子薦進人物固自有理某何敢傲倖目前之遇於參政
哉小詩二十解姑以致其薄伎而已干觸威重伏增震越不宜

上蕭制置書

觀物先生

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四川制置使蕭公降慶之辰凡蜀之士能
以筆舌鳴者誰不致祝延之辭于門下切意不出於僿樸誠懇

定出于松楸龜鶴皆說言也有支門生崇道吏張某者敢獻真
壽之說而異乎衆人之論其說曰孔子言仁者壽蓋仁者必剛
治民則公履身則正事君則忠斯三者於天人性命之理皆宜
獲壽者也某頃待杯酒接燕談聞与宋知郡話及小說所載本
朝二相或得久在朝或不得久在朝故事且曰大凡爲人不可
使人畏此論誠美矣而有未盡者輒演繹之以仰助聰明万一
黨有益於仁則有補於壽矣此獻真壽之說者也書曰自成湯
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語曰斯亦不足畏也已孟子曰就之不見
可畏大抵爲上者必有所畏爲人者當有所畏但論其正而邪
亦專權犯分作威作福不可制恤如霍先使宣帝畏之如李德
裕使宣宗畏之者誠不可也陰狡狠毒琦斐奇中傷害善良如
李林甫使同列畏之者亦不可也若夫口談正言動由直道不
肯若飛鳥依人以乞怜効婦人女子媚悅以希寵如此者以之
事上雖賢君明主猶或踈之况昏庸者乎此漢武爰立之命所

以相公孫而奔汲黯也。以之交友雖大儒名士猶或憚之。況淺
陋者乎。此張禹後堂之集所以狎戴崇而外彭宣也。雖然自今
觀之孰是乎孰非乎。使汲黯彭宣改節以求人之狎。豈果足以
爲黯尚宣乎。夫中和者大極之氣也。稟斯氣者質近聖人。曠古
以來罕可多得。有過不及或剛或柔。東京過之猶多。君子而京
不及遂多。小人故曰不得中行而尚之必也。狂狷乎剛者利以
革物柔者優於保身故舌畏齒。啖齒亡舌在革物者損已益人
保身者從人利已公孫作相汲黯被逐及淮南之謀所憚惟黯
視洪若葢蒙耳。自二人身計言之孰利孰害若自漢家國計言之
孰損孰益也。嗟夫末俗趨利如狂瀾回鷗士知慕古人心懷
愧恥而有所不爲者。万万之中無一焉。上之人引以厲世猶懼
不濟。可又使之從俗乎。某薄游東南聞先生立朝之節。適適然
若嚴霜不可犯。實有駟馬鐵面之風。明比不正之徒固嘗畏之
矣。暨在鈴幕趨事者。幾年伏見剛毅明斷。識如昔之所聞。賦焉

不法之吏又嘗畏之矣拜別二載復得瞻待台光實為榮幸昨聞斯語意廣宋安易曰幾者動之微古人憂象著作閔莊皆志防微蓋可死而過言不可忽而不問也某嘗辱國士之知當劾國士之報切慮先生執不可使人畏之論不復計其邪正以此為上恐樂軟美而踈剛直尚姑息而惠其邪以此事上恐厚將順而薄正救專引善而忘逐惡末流之弊或害於仁矣某昨來坐間又聞先生舉仁人明道不計功正義不謀利之語此乃至言無復可議者也願先生參二者之論慎思明辨則當年立朝之節未為過剛前日治蜀之政未為傷猛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謹守力行仁莫大焉以之治民則公以之履身則正以之事君則忠人事所修於性宜壽天報所及於命宜壽是謂仁壽之說天下之真壽者也薰沐陳詞敢以為獻

上鄭宣撫書

觀堂先生

自聖人繼作天地之藹日月星辰之運行山川草木九州海外

風俗之變動，孔樂刑政，文章度數之消長，根株牙角毛縷，脈絡亡不備，且付之後世，以待能者。如富家翁治產，積貨為屋，若干田若干馬牛羊豚雞鶩桑果竹箭，若干資生之具，色色不欠，為其子弟者，政當謹守規矩視箴，息治荒食，補缺鏘拱，而愛之寶之，而全之，第第相付，期不欠于如是始足，林賢嗣於一世矣。後乃不然，以為此皆前人之所率，意何必遵用，襮去舊法，創立新意，負心雖勤，懇耕雖煩，失時背道，愈勤愈遠，得此苦業，不足為難。望之讀孟子至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軻拒揚墨，處纒者，以首悟知天生聖賢，端有所為，使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孔子不成春秋，軻不拒揚墨，便為負天負人，世界至今當已缺壞糜爛，靡有孑遺矣。充此數者，不過有敝即救，敝而不救，安用聖賢救而無方，則此勿救敢問前日之敝，其名謂何。今日救敝其万安用，或曰士大夫苟簡以趨便，其民選懦以希幸，幸者忽度數為未習，吏視律令為虛文，誕誕漫漫，僅如影器，絙束

膠固不可操用豈不甚危此其名也越自陛下手斷西南付與
端明不震不懼于今四年端明遂能裂去鹵莽投之法度得其
方哉聞之道路有口者言之白頭宿吏一毫不敢舞其智噉嗜
老將尺寸不敢啜其功士勤於有用之事民安於無告之所軍
事國事咸有邊幅晏然不驚宿弊已去此皆世教風俗之所系
絡乃非細故薄物米鹽沙土以爲功名與夫狂走妄蹈陷入荆
棘者之流也望之淺昧寡陋亦号有恣然而氣力單弱既不能
主持清議名位沉下又不得感奮流俗猶得窺見盛德一二妄
論如此恭惟此手調和混元坯陶世界破除邪見還歸正解安
坐補處作將來眼豈不甚宜望之雖愚亦當受命明下流布教
風以次傳受不失本旨如斯而已昔者顏閔問爲邦曾點欲託
於舞雩之詠夫子皆不怪何則彼其自處也審故言之不疑惟
是未嘗望見顏色而竊自附於門人之列望之惜矣賜之譴訶
用爲輒脫者之戒所獲多矣不然兩契乘而且進之望之又幸

代上許帥書

東溪先生

某聞昔之論治要者以知人爲人主之道任相爲人主之職蓋以稠人廣衆之繁夥深情厚良之微隱以萬乘之尊欲大而察之則力有所不給又失其所謂勢重形佚而探本操約之義故以進賢退不肖之任而委之一相爲相者代人主進退天下士大夫各盡其才各當其分又不竊其權以爲己有故知人之明復歸于天子而當時士大夫亦知名器爵賞自天子出而宰相但代其措置故能竭忠義以報國而不顧宰相之私恩竭忠義以報國而不顧宰相之私恩者是乃所以報宰相也惟宰相能以公率士大夫能以公報故進賢退不肖之權天子不疑而委之相相亦不見疑而得以此爲自任昔堯以此而委舜舜亦以此而自信故能進元凱而退四凶舜之所以進退者不計其私故堯任之而不疑而元凱之徒知舜之不計私皆竭忠於堯未嘗私報於舜當時後世觀舜之所率無異於堯之自率不見擇

堯而昵舜也其或宰相不能公天下之進退去異已者而用其所同借公之手以責私報士大夫亦觀望其意以希合焉進爲務傾心拉誓死結爲黨與王朝之不恤而私室之是依人主了然其勢不在此而在彼則不得無疑於宰相圖奪其權以歸己若武帝嘗謂曰蚡曰卿除吏滿未善亦欲除吏求以分其權也夫除授者宰相之所以代天子而非宰相自爲也天子疑宰相自爲欲分其權以自除則天子失職而宰相失權天子失職則知人有所不周小人得乘間而入宰相失權則勢不得安於廟堂之上小人乘間則傾宰相勢不得安則宰相自傾借息植黨欲益其權而反損之曷若公奉而公報非特得以自信恬然不疑於一時亦且立大功成美名於後世耶某嘗考傳記觀前世宰相之所以成敗者諒不過此嘗欲以爲執政者獻然自筮仕以來外補小吏知已中無可施是說者自公之蒞西川其旌屢顯墮例今公還朝必將居是任矣當是說者非公而誰夫美處天

下者不特能革當時之敝能使繼其後者不得為敝不善者非特不能去敝又以其所為生敝語曰當局之迷不若傍觀之審也公不以其人之輕而採其言非特寡聞淺見之說獲伸於公天下國家亦將幸甚

上王宣撫書

五臺王公

宣撫端明閣下用兵莫先於料敵料敵審則可以不戰而勝蓋用吾之長而逆為之備使敵計無所施也愚請料今日敵人之勢以天下之全力而臨區區之一方則彼喪而我寡以戰勝素強之威而當覆敗傷殘之餘則彼強而我弱以關中天府膏腴之地而又引河東北為之助西蜀雖名為沃野然地狹久稠則彼富而我貧自吾失五路以來敵人遂長驅而來者以吾地有險阻若千里深入吾地棧道隘絕重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彼雖眾富且強無所用之使敵人之計若聚兵扼吾之衝築壘積粟為持又計今年擊吾之東明年擊吾之西使吾奔走於禦

情不得徹不出數年彼日以壯我日以弊則可一卒傳檄而定也善料敵者知其計出於此則必用吾之長而消為之備蓋陰阻者吾之長也一夫當關萬夫皆却凡險隘之路吾築閔擇將以精卒守之彼擊吾之東吾亦謹守吾東彼擊吾之西吾亦謹守吾西使之自跳梁奮躍於外吾若不聞不知焉內則拊循百姓和輯將士節用以裕財勸耕而豐廩使上下一心內外齊力然後觀鬻鬻而動則敵之長技皆廢譬之猛虎在山終日咆哮騰擲而不得食則亦委頓顛踣伺其息而刺之則一卒而得虎矣今則不然敵人才一卒足而吾諸將之兵調發皆起轉輟餉糞器械百役紛然內外騷動不知敵人未能深入吾地而吾先自弊如此正墮其計矣去年饒風之役諸將之兵費以億萬計虜兵既去論功行賞費又不貲今日之役又甚於前矣譬之病人疾在痿理而先以藥下之邪氣未入而五藏已虛其亡可立而待也愚竊為執事者惜之夫險阻之地兵貴精不貴多卒數不

之衆頓之與利劍閭間則亦安所施設哉首尾不救難以禦敵
易以奔潰此又不可不慮也今天時向暑虜之中軍必不輒動
但以偏師出入吾境使吾兵銳以待之全蜀騷然坐取困弊爲
今之計莫若料簡精卒二三千人以濟兵將之師擇諸將中謹
朴壯勇爲兵將厚善者將之謹守吾險勿與之戰而盡罷諸將
之兵以省饋運寬恤民力不出一月虜自引去然後取患前說
徐爲後圖惟執事裁擇

上沈夔帥書

觀堂先生

望之竊謂蜀於今天下最重最難不待訂而知也然且言之戴
秦隴肘腋維腋衰漢上流此固重地然皆異時兵所從出入衢
道自和虜來銳師律列屯而誰何者皆不嘗廢否者人皆知
憂之憂字一郡爲國西門貢賦道出舳舻相趨如鳧竊譬之咽
喉一有梗塞飲食不下奈何其不有人也是故國家常倍憂之
侍郎嘗中古今如繡此其爲大外形勢之說誠屢屢不足陳更

姑舉其次巴地阻遠民生其間貧苦寂寞亡聊其地遠故更易
以邀人無告其民貧故豪傑大家足以武斷而不可解甚者郡
縣府吏富人千里姻婚相連約事發相救為急熟以故塞細民
益受制至死不敢言此徒一大費作穰穰不勝說日者縣官謀
帥擇用文武吏寬猛相循環甚有意義人之見其形者乃弗之
識耳今者侍郎之來皇上之意明白可見是謂循環之變洽矣
將至此中以付執事恭惟執事蓋已任而不辭矣抑聞之足無
常大亦無常小為履而以足合天下無售履矣故善為治者臨
事以論術不存術以待事是之謂用中重惟執事道葉文孝一
世所望以為天子大臣師表當世者出為藩侯姑曰休息實不
宜數親細務以傷侍臣之大躰至於所以翕張紀綱維持風俗
執事蓋嘗無所不為者灌江之政行於鬼神行於橫暴之大吏
全蜀之士誰獨不聞執事無謂望之甚愚而不識也丞民之詩
誦侍山甫之德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若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人亦有言柔則
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如剛亦不吐夫有所謂王命
又有所謂將而行之者有所謂邦國之善惡又有所謂明之者
既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有所謂柔亦不如剛亦不吐者嗚
呼仲山甫可謂全德用中之君子而執事其有之矣偏州下邑
叢茅葦竹之中雍雍肅肅如在大府几案之下端自今日始鑿
之書生老矣尚能沈濯筆研持大牘坐諸生堂下三揖踴躍而
書之今夫子二十七年吳興沈公爲夔州其政去去似周宣王
時仲山甫之德傳之巴人爲無窮之聞執事雖欲退託不居斯
人其肯哉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九十五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九十七
書

上監司帥守書八

上青州張相公書

揚文公

竊以表海名邦全齊舊地成周賜履實重營丘炎漢良規
胥社統兩蕃之職貢推十乘之塵幢九屬聖朝是爲雄屏長人
之寄注意元深恭惟兵部相公業茂經綸望高廊廟爰自弼諧
二聖陟降三階奉堯舜之吁俞有祁魏之風彩天垂北斗回步
武於中臺地險東秦委藩宣於右地則理斷首煩於舊德行春行
洽於歡謠使竹臨戎豈文容於偃息公槐論道將再預於夔調
輻負之心寤寐增切

上知潤州陳麗天書

夏文莊公

伏以外諸侯之重二千石之貴唱首太平必舉賢雋夫良樂之
瀛棄黃冠草土倕之室梗楠在御豈有賢太守之庭而無良士

蓋知与不知尔伏念某四歲結髮從師執鋤者十五餘載矣
去年再感場屋薦名天府方將交臂春闈鼓行文陣屬邊障多
事簡書賈竊年遣幸輔折衝河朔先人奉辟請之命供傳遽之職
鼓兵間道陷於戎事帝用追命行加等之贈幸嗣龍之典命永
柴毀之際固護不聽外廷有補以縣吏夙心素業堦鬱無許今
者豈謂遭遇執事總秉郡政威望隆峻益度人物哀卹孤幼故
敢以片言溥投深自媒薦所望執事近觀厥言遠察其行蕭艾
之畷可擇蘭菊鳧鷖之渚亦有鴻鵠勿謂冗官而非秀孝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書云知人則哲傳曰李尔所知禮稱推賢
而進達之易謂拔茅連茹故文子之李營庫趙孟之出滄滯善
有所在人其舍諸然某之所望不敢遽此但覬執事鑒其好孝
少回東顧使他人無庸賤之謗公府減奴隸之責令勾乙之暇
得和鉉弄翰薦李之際許解官就試必能昂首掉尾自求騰蹕
上以副先人之心下以遂為儒之志遂得特問都堂商榷今古

射策紫羅帳對急政將不在他人之後以辱公李語其報効則
有先王仁義之道在惟下執事者裁之

上余青州書

老泉先生

某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
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
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
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
置器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爲棄於人而不
知弃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弃我取
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
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獨當其盛
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卷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
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河岳河岳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
原而磅礴於我狄之國可謂及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

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方里而莫之或救明公迺於民伍之中折足篳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效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傲視四海飢寒困窮之士莫不頻感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耀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困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

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
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
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
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
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
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弃則以爲不若
一命士之貴而況以与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
而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
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困於貧賤
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
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
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
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
察幸甚

一
分
在
下
二
表
言

房
臣
之
言

知軍李王閣下夫草茅之微布衣之賤游身於公侯之門散迹
于御相之庭古人爲之爲宜今人爲之爲羞孝大而謀遠先義
而後祿古人爲之爲祥今人爲之爲狂雖道非不同而義非有
二也其時與勢有然也昔者孔子既聖矣蓋身見者七十君而
孟子亦進退齊梁滕薛之間蓋煞死而後已何其勤且勞哉是
一聖人与一賢者至一本作一賢豈亦身希公卿之高而意得方鍾
之多哉其以道去也然猶大夫不得齊諸侯不得高故陽貨饋
豚則瞰亡而投間齊王欲朝則以疾而謝行非樂於自高而忘
其爲卑也義有然也亦士之有以用而然也今夫裂天下之分
而占官府以坐居者豈一人哉然皆有左右之吏助而守三尺
法度之成書是其所爲自足而所責已盡其父烏待士之爲哉
故士之仕一本無於今世者何所爲哉人無用而自進幾希而
不羞人無用而自孝幾希而不狂既羞而狂幾希而不自糾窮

且自絀幾希而能自樂然而不自絀而能自樂者非徒以義
去也亦有以說去也今夫人之謂利欲者豈以富貴尊高之爲
哉今人之富貴尊高者不少也是非爲良富貴尊高也獨士能
有富貴尊高爲異也夫恬無求而樂易足則富不可勝用也知
天下之所以貴而不爲可賤則貴不可勝用也振堯禹以自李
配聖賢而爲名則尊不可勝用也謙而益光卑而不可踰則高
不可勝用也士之有是四者則何慊於富貴尊高哉又安用不
得於身而戚嗟求於人而不獲則憤懣哉故士之有直已而不
屈信道而不回雖窮餓死而不悔者誠以中有以存也雖然皆
非令之所能也亦嘗仰其餘風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亦不敢
見也故季弥久而勢益窮身加修而時譽一本作愈不至凍餓身腹
而人不恤孤者不育而處者不嫁日進衣食之圖以牽斲季其
勢信其處其迹信甚窮然而處之不敢不恬也亦古人所謂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也雖然目不望富貴之門身不雜

縉紳之間非惟已不喜取合於人計其從之亦人之不取也伏
惟閣下之德其聞有日矣始也迫窮餓之役願從事于左右而
無由今則少聞以來也幸閣下憐進之雜文一編輒敢贄左右
律詩一首因以賦侍者甚寡淺校無足收采如閣下姑進之則
今齒尚少自待未易已則閣下猶可待其它日之成庶幾不辱
門下也下浣尊聽慙慙無它不宣令再拜

上泉守蔣大夫書

西塘先生

竊謂入均也而大聖智之所以異於人者識而已矣夫日以明
見而識寓其中見則有限而識獨無窮是故識者神用也今夫
群衆環於前而皆見焉則目所同也至於視其進退靜作而人
不人默定於中者則非見之所可及識而已矣猶之日月也照
臨万物則其明也至於蔽覆之下匿形隱行則非明之所可及
而皆見者則神而已矣故曰識者神用也而事之於世亦猶人
也故莫非事也而有小大輕重之不同是以前其寧也必急其大

而緩其細先其重而後其輕知事之為事者則眾庶之所同而
知所緩急知所先後則聖智之所獨故善惡無禍福之差而榮
瘁無顛倒之序此日月精神之照也賢否無踈親之繆賞刑無
先後之失此明誠深識之施也夫內自得之人不求辨於人也
是故食飲居處出入作息無以異於庸常之人而所得寓其中
焉非識則不能辨也至於事也翕張行止抑則廢振則舉無以
異於庸常之事而大功大利出其間焉非識則不能知也大冶
鑄金金躍於炉曰吾必為鏤耶大冶必以為為不祥之金使人也
事也亦若是則人必以為不祥之人不祥之事也而人之鑄也
莫不同惟知是金之必可為鏤鑄而不使自躍也則大冶之所
獨是故金不難得也而大冶之識為難伏惟閣下以不世之才
智而加之孝問之光明足歷仕途名滿天下二十年之間敏義
備歷闕彼之雄湖湘之重公皆奉命而按視廉滋之在人之賢
必孝在事之直必先西漢夷羌南荆蜒獠鄉服威德延頸稽首

詠歌頌願靡不受戴是皆明誠深識之所施而事無不宜所以
能然也天子以泉爲重藩遐陬絕俗遠去京國又欲其如西南
人之受賜也是以迂公靡施遠來鎮蒞其實旬月之期必有殊
拜非意於久也方邸報下傳而人知嚮服矣矧旌車之已至乎
而不肖之人實以此時獲預僚吏之末趨走於前拭目雲天之
表傾耳金玉之音又觀下車三二處置而知此方人物蒙休被
福之有初也實不勝初心慶幸而至於累夕不寐也方明辨昭
哲有如青天万里無片雲纖埃之翳而亭亭皎日靡不欣欣然
喜整整然治也顧俠生身四十九歲壯遊士大夫之間實未見
恢靡明爽如閣下者也今茲溫陵之爲州京閩河濟閩越交廣
靡所不通實四衝之會府也以政事言之固當爲列城之師鄰
國之勳豈獨一州而已哉而政教之本孳校爲先也乃賴簷廡
宇風雨所不庇而民用之屬一有十闕孳孳稍至曾罔不給教
官有職事而無解舍寄寓於廡下者逾歲矣是豈大府之攝而

明公巨師尊儒重道而本政教之意哉前太守胡公深以為念
適值有市舶之役而力未暇及也自公受命之累月有自北來
者傳言明公在京晉以宰士有得以禮候門者公見而問特先
及是此間士人聞此言者固未見公之顏色而知公之所以為
政之大端矣感激慷慨而相矜賀非特今日也方神明之政一
昨曰侍坐具承訪議深知左右之留意與向所傳者不相矣矣
夫非明誠深識特然有觀而毅然有行其能如是乎然諸處管
耳近日稍定又冬月晴霽可以修造不切急上聞誠恐旦夕公
有不次之命則事又未可期也此快所以區區謹布一二

代上嘉守書

木鴈先生

某嘗聞司馬遷之言曰不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又聞
韓愈之言曰不惜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其三復其言

而思之以謂爲士者知修己而已居仁由義砥節厲行則名聲
未有不章爵位未有不待而又何必營營以附借爲哉然竊究
觀天下孝士大夫爲不少矣當時顯聞於世而載於簡編者蓋
可數也意當時寧無卓偉之持不得所託而空老死於草萊者
則二子之言蓋亦欲孝者激昂自致不可向土木俱腐其不附
青雲之士不惜勢於王公雖曰真愚良不過也某生二十年矣
承先人之緒業羈孤寡助糶知讀書早祿以榮門戶而志窮於
憂患氣敗於塵埃殊未有片善寸長過人者伏惟執事負剛明
之材畜渾采之德往年倅蜀曾果受萬分之一而聲蹟至今赫
赫在人耳目及來爲郡則善政善教倍逾於前不勞而事定無
言而民信誠豈弟之備吏而神明之賢牧也某桑梓適在下風
猶念遊學于外未得偕邑子以時進謁此固不逃責然賢人君
子所以閱士者曷嘗系一見之早晚哉願其來見之意何如耳
執事惠流澤被坐判千里之情儻如某晚生寒進願詠歸夫子

之門其區區之悃固執事不待俛仰而得之也進之退之惟執
事命不勝棟壞之至

上新太守書

石月老人

天球河圖洪璧琬琰斂系弱亦力太阿龍泉尚夫允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數者歷代之所共寶球琳琅玕魚鼈黍稷金錫竹箭
丹銀齒革烏夫鄭之圃田楚之雲夢魯之大野數者天下之所
共利黃鍾大呂青黃黼黻華堂金居飛黃駮駮而夫蜀之又錦
北海之珊瑚南方之犀象數者人情之所共好鳳皇芝草衆人
皆知其美瑞青天白日奴隸皆見其清明夫古今天下人物多
不相似至於世之所寶情之所利所好未始或異者其大槩同
故也物且如此况人乎衆人奴隸如此况智識之士者乎此卓
犖過人之才豈弟仁賢之守是宜屬吏聞其足音者疋然而喜
望車塵者環折再拜相向賀朱轡之來也閣下挺特不群稜稜
風岸璫璣美質瑚璉寶器施諸廊廟無異乎世之所共寶者仁

行如春威行如秋良民待之以撫育茲夫聞之而慄懼施諸藩維
無異乎人之所同利者色溫而厲氣清以和議論足以鏘金鏘
玉文章足以潤飾吏事施諸宣化無異乎人情之所共好者衆
爭觀之何異鳳皇芝草乎人皆仰之何殊青天白日乎則閣下
飛使旌而來動使車而馳民吏之覘望下風惟恐或後宜也某
以不才拘於官守不獲奔訝壽鶴因尚士民相和而歌曰湖
風靜兮湖水更清新太守來兮滄波其停神龍護兮水官效靈
新太守來兮於斯濯纓鄙人喜兮喜氣太盈相慶得賢侯兮權
聲沸騰某未能遠走而郊迎聊尚士民歌兮將見一郡訟理而
政平不然又何喜而歌於斯耶歌畢士民咸曰休哉

上知郡王大夫乞進萬言書

同前

古者懷才抱道之士困守山林既不教自顯亦不忍終隱隱頭
以時用之在我固未嘗區區守一介之節以傲睨乎世也方其
窮也潛心乎典誥之微言馳騁乎百世之衆說而夫古今與士

治亂之指無不悉究而又蔭長松藉豐草浩歌長嘯無暇外慕
其所以自樂乎貧賤者如此及其居辟堂宰天下當時泉石坐
志之樂及拘束乎軒裳冠冕鳴玉步武之間而不以為勞也是
以古人處畎畝代胥靡釣煙江之濱無非以堯舜之道自適一
朝感遇幣聘之所交夢肖之所求後車之所載躡處將相則不
世動業自富時而垂後世蓋素所養者定然後於窮達各造其
至而未始苟然也某銀峯由野之下士也孝問不能過人器識
不能驚時身雖窮困於古人用心處不敢不勉故於聖人之書
其精者字之以治心修身粗者取為文章又其粗者楷之以為
治天下之說天下治亂之說未易究也故曰楷之去耳蓋以窮
居無事存心於無用不若存心於有用也然愚之所知不敢妄
說非時而言猶非言也今者新天子因日食之變詔許中外封
章言事丁寧惻怛以天下之言不進為憂則是狂愚羨喙之時
也謹以所欲言者為書一封妄意投進伏惟閣下收養千里如

父母之於赤子又加以至公之心上佐天子開迪言路則閣下
之用心無負於明天子建牧守之意矣其聞豈山有鐘霜降則
鏗然而鳴蓋氣之所感然也今某之言類此儻使有毫髮之補
於夏旒之側則不肖受賜於閣下非淺幸如察焉不宣

上得

上資守趙子然書

趙狀元

某聞之士之有求於人也不求於其人而可以榮辱我者而從
之則其人固有所不見見亦有所不必合合而不必喜喜不合而
不加恨非合不合之不足以爲事愷良以其人輕吾之榮辱不
在吾則雖歎曲密孰如加諸膝怒罵中絕如納諸奔彼自用其
榮辱喜怒而吾榮辱登降不賴也則亦安用朝夕其門愁苦其
肺腸以候伺其顏色哉若夫名世之君子言重山岳天下之所
學正變聚一出外天墜罔無所不至士無意於世則已万一有
事於世而之也吾未見其之也彼我接也謹身事之洗濯靡

以附近之雖拒力而不我納也猶欲收器掃門以幸一見之榮
其人引而進之立之其側而教誨之雖未得志也亦足自心矣
終身可以列於士君子之林而無疑彼其所以与我者不苟也
依違而若無焉有請而許焉而吾尚欲行於天下哉故美名世
之君子士之著蔡也一語默而窮達定矣昔者某之始孝也父
兄訓之以事賢及其仕也朋友教之以親附君子日不忘其雖
多亦奚以爲其心哉之竊聞天之西南有編脩趙公者又富孝
博材全德鉅孝世無以爲對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兒視文孝奴
視少覆蓋天下之士待之以輕重也某也惟其遠於門庭无階
自通抱懷齷齪則以天不我相俾不得一望執事之輝光求印
可而自占焉試吏盤石官滿將代而執事開府資中某得以縣
小吏拜伏跪起遵奉教條服食道德以滿其願望之素雖然方
其未見也亟欲見之及其既見也不能無憂何則大美必有大
畏豪傑之士視世間不足与者不啻糞土求田問舍之語一出

而陳不寵反目不顧瑣瑣余子之不數固也某之未仕也執事
薦引之所不及人憐之曰惟其遠也自嘗其能而人不以為怪
今也朝夕在廷而不得一言則相與議某之無能者群立乎其
後矣此某之所甚懼也執事愷悌樂易不立稜岸雖布衣之士
分席而坐解帶磅礴率酒相屬無有間隔於其夫豈不怪聞者
辱喻以來歲刻薦此某平生窮達之波也然某官期入冬而足
矣無故不仕人將謂某亡耻而懷祿昔孔子去魯曾遲遲其行孟
子去晝至於三宿豈不欲亟愛身故也惟執事寔吾利之裨得
藉口及春以行某亦因以久在下風躬趨吏之役以報盛德且
使其徒知其辱取於執事而不議其後某之腹心不敢復自蔽
盡布之執事執事幸加憫焉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古文粹卷第九十八

書

雜上時流

上張太博書

孫文懿公

太博執事恭以文章之作非徒鏗鏘詞調偶儷章句鉅聲利釣
祿食而已誠以仁義者建極之定名道德者適用之殊軌其理
簡其詞博張而為教化則可以範風俗濟動植代天地之權焉
蘊而為述作則可以屏邪慝詳典憲求方冊之奧焉自宗周衰群
聖游說縱橫十戰國煨燼於嬴室漢之文駁雜而不粹魏之文猜
忍而弗潔西晉已降皆放淫溺邪無所宗主皇唐撫御王道坦
正聖宋恢拓帝典寅亮故屬舜之士皆沉研訓誥蹈履軌範確
然有三代之風苟非俗醇道醲又安得賢瑞間作若是之宏
廓哉執事夙受冲粹鬱為奇挺性正而不訐道博而不雜辭氣
治行一規矩儒術是以較藝庠序則首魁俊造奏名殿廷則高

列等甲雄聲沸列爭誦人口進士程生近以執事新文數篇見
借理粹而古辭簡而達無氣豔無流韻聖賢之志仁義之業皆
涵漱芳潤導誼泐泐樹而復豐焉流而復暢焉俾未萌未發之
旨炳煥左右雖元和間古道力唱且乎有慙色焉某捧翫伏讀
神志醒悟恍然若釋陰霾而現晨曦之彩其為快可知也當是
時苟不能脫常調去小節以希聖特達是何異伏轅而寢轂壓
獄而藏氣其也庸之賤子夫賦朴野時事寡昧徒以鍾先人之
業幼從事於文學酷嗜典寶頗嫉黷類凡刑名權霸游說詭誕
未嘗肆目其所探雖不足鈞深索隱必以尊主術辨理躬為務
其所屬文雖不足儼奇角新必以攢邪說斥異端為志捨此則
櫛無外識至是迨十五年其間累謁貢部皆決欲筮仕而時蹇
命剝動不克進非罹平族憂則困於家難用是嚙齧邀起溪壑
私自憐悼故慨然有負書入關之志洎屆神壤方涉時事主公
大人之門教固不私紹介佞顏色以求進焉跡益晦授益寡悲

愁困苦交萃骨體非執事察其道之粹較較其文之臧否掀撥
之鼓吹之則罕有臻於成立重念貴達者有誠非難知人難寒
賤者守道非難求知難故僧儒之才見放於韓吏部杜牧之傑
受薦於吳武陵設使韓吳循常意漏璣節則一子不當以挺特
之技求贊牛杜逞曲藝命燕音則一公不當以卓異之操見拔蓋
功相協道相會故欣遇也若左右前後者為之先容琅琅義敵
錦爛唐史某雖蹤跡隱晦固非躁望之所敢及而執事識推茂
夏輝燿衆目又可自讓於昔賢乎近文十首隨書拜獻伏惟閣
下不罪僭見掩賜觀覽則終身幸甚

上梅直講書

東坡先生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鳴鶴讀書至君與常切悲周公之不遇
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
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
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固使爾多財善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

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貴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也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公歲時始知讀書聞天下今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散律之文求斗外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誥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之

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薦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饒一時之倖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王介甫殿丞書

廣慶先生

元城王令謹候臨川先生之起居以書進于左右楊子曰在則人亡則書是經亦猶人也孟子曰聞風不如親炙之則何先人而後聞哉而韓亦謂彼回也有聖人為之依歸而恨已不逢然後知楊子之言之畧也自孔子沒而後世之弟子源移流漫故六經之學皆雜出異同駢為門戶而後世學者若羣身自首更疑是非街點然死無所折問與其親承垂學古出耳納者何可概論又悉在人而經同也又仲尼之世高弟子名列迹著者凡七十八雖指名庶幾者獨顏氏之子而他皆學入堂戶卓為高

絕自仲丘沒縣令二千年其經且存而七十子不時輩出則聖人之功又可概見矣夫然聞風不若身親服膺不如習化也史矣嗚呼如孔孟者率千載不一出猶學者積德修念身將如見之設有舜幾孔孟者同時而出則宜何如哉其向聖有從來矣伏惟座下純道厚德高子近者休風盛烈流浹當世蒙童瞽人皆規望盛德思欲奮起以沾被餘澤豈不願不願得事前後耶徒以身困地遠自致無由耳今座下入為天子用而今適在路隅因自奮飾以求希焉教命且償其素心耳其如聖賢進時退身之道當世之取捨所宜皆座下從來所自養者况令知不及之何敢言哉南山之田詩一首轉取歸賦從者輕灑左右負數無已令再拜

見朱祕丞書

廣陵先生

月日元城王令謹以書見于著作執事揚子白周之士也貴素之士也賤雖然豈獨素哉要士賤自素而始耳方三代之盛時

教化之具備故士出有從來及其成也賓于鄉論于司徒拜
受於王皆自有禮致然皆爲上者有取於下而在下者無求知
於上而士之出處已有方矣周衰之末天下大壞而戰國之世
其君皆狼視虎吞以腊肉天下而深謀巧譎之士罅隙以出碩
其爲何足道語哉然當世之君皆撤席屣履伏偃而願見如子
思孟子之高引不下合而時君亦恐恐其不及養是其故豈有
他哉以其心常有求於士爾當是之時進退去就常在士而取
舍不在人及秦漢而下變天下以郡縣而郡守丞尉主之而郡
守丞尉常自有法度之成熟而無求于士而士始無用於天下
一來於京師蹉跌一失之則有孝身不及遇者故士之不遇當
世者始多其者不知士於天下爲何用也然此固士賤之道爾
而令亦嘗笑天下之士善自賤也夫士之無去就之分者多矣
惟其自待不高故望人也速自守不固故求人也輕不徒不擇
而見之而又不見之謂何也今夫衝衝而趨鄉鄉以見俯承

聽如不及望門人以自媚者此果有道者所為耶願如蓄狗而冠耳曷足以士進退論哉始令之既卒也嘗願以古之人去就而見之既而卒無得也伏惟閣下為縣之日已諳然衆相為賀既而脩治矣然猶切切日不暇視其所為心常惓惓日在民然常較之雖環千里而更數十年計其為民者未易一得也今雖父聞執事之風而始猶有待焉今則自來矣惟其所以見執事不敢妄而令之自處不敢輕敢以書焉幸執事照之不宣全拜

上孫莘老書

廣陵先生

莘老先生坐下六經之道備矣而學者必以詩為先雖聖人教人亦然其自者孔子嘗言詩矣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述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莫近於詩蓋孔子之言詩如此而今嘗按聖人既刪之後而求求後來世作之詩賦与古異矣永流相沿不反以至今而詩之道大壞嘗推索孔子所謂可以興觀群怨者幾絕矣則是述之事父遠之事君

之道其亦略乎今其僅存者鳥獸草木而已尚烏在能多識之乎然令昔莊後世待詩之薄而探求當世之所以數矣而後知其然者詩之無主故也古之爲詩者有道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正之而變詩之時也鳥獸草木詩之文也夫禮義政治之道得則君臣之義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爲父子夫婦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爲風雅者用是以爲雅而頌者收是以爲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此者直而彰此者者也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而變得失於此者也鳥獸草木文此者是古者爲詩者有主則風賦比興雅頌以成之而鳥獸草木以文之而已爾而後之詩者不思其本而徒取其鳥獸草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然詩既有風雅頌之體凡三而頌者待成功以告神明而後作則平時固未易爲而風雅之道後世亦無采取而散逸草野然士之有天下之志者言天下之事則其詩當近於雅有一國之志者言一國之事則其詩

當近於風而變正之道又係之時而為詩者多無所主而不知所體則詩之得正而不變者有幾以是言之則詩之得者槩少矣然嘗聞說者謂古詩之數蓋三千而孔子取者三百後之學者皆爭不謂實然以謂多不稱所取然以後世之詩觀之非徒聖人所刪之多然又勝聖人所取之少耶其亦可知矣而今嘗讀書至幽厲之後天下大亂之際觀天下之窮民怨民弃妻逐妾之心而求之詩而後得之興也觀其言辯而當質而不俚文而不華曲而暢婉而不隱以順言之則可以議禮以公言之則可以議義以直言之則可以議政以曲言之則可以議刑然後知詩之道博而聖人刪而存之者不徒去而古之詩者得之多也今嘗愛之而傷今焉然猶未之有能也始者既承從於蔽弊學而甚又晚而知詩之不易為而絕筆于今者又之然聞先生之風而願見之退求無以為贊者則追索舊序得數十篇以獻學未副志無以自白又敢書所說以通左右意者有待也先生何

以教之詩三章道其所以來爾。不加忽則幸矣。不宣。令再拜。

見王鞏書

賢節先生

某切惟執事。奉天子命來官。三榮方執事之未至也。士相語曰。此三槐丞相之家。清虛居士也。前日執事至自万里。陋邦之人爭先覩之。為快。士復相語曰。吾見其顏如春溫。氣凜秋色。風流蕭爽。與世相忘。其西晉之佳公子也。某曰。非也。子知夫衛國之鶴乎。可使之冲天。遠唳而不可使之乘軒。是王謝之徒也。非居士比也。又曰。吾見其激昂風聲。正色不阿。直氣凜凜。見眉宇間。其東京清議之士也。某曰。非也。子知夫宋國之神龜乎。鑽無遺策。而不免於剗腸。是陳季之徒也。非居士比也。然則居士如之何。居士有時為西晉之公子也。飄若無心之雲。出能澤物。則非西晉之公子也。居士有時為東京清議之士矣。直若無私之繩。時可卷舒。則非東京清議之士也。以晉漢之人物而方居士。則居士之迹猶可議也。以居士而觀晉漢之人物。則居士之養不

可得而議也吾意居士以道為偶自得於心者固有異於人矣
自得於心者雖不得見然可得而聞者當再拜而問之濕雪吾
身虛心以俟居士豈捨我而不教乎今茲踵門有請將命伏惟
執事喜於美誘孺子苟可教願承教焉執事下車六決旬進見
之士座無虛席得聞一言皆有飽意某之請益今已後矣雖然
求教而失之遽則其要不久其誠不通受賜於君子向今日始
尚未晚也執事察其心而已謹獻近所為文一編非敢以為文
也以為武教之資也進退唯命不宣

見黃魯直書

賢節先生

某嘗謂道無彼我也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古之君子惟其資深之至得其真樂焉有同於我者固將樂與
之共也雖然方戰國時有孟軻氏願世之人無以共斯樂也則
企仰於百歲之上其言曰乃所願則季孔子方西漢時有揚雄
氏願世之人無以共斯樂也則俯待於千載之後其言曰後世

復生揚子雲然後知我之太玄至唐韓愈若張籍皇甫湜之徒
嘗從之交游非不深也而誠之不遇反有疑愈之言若然則退
之之心將誰與歸也嗚呼先後異世則張然以相慕奉而同時
乃有不知其師友者此得其徒之爲難也彼於心莫逆則守於
相視之笑於言不違則形於終日之愚其樂豈勝計哉相得若
此雖不言不笑可也某生於蜀僻在西南岷峨及處而切服執
事之下風久矣信其人而賢之神之所潛萬里一息誠心自通
內視其中已有許於門下願茲請命獲拜君子之光惟執事察之
而已樂小育之心固有所間將推其真樂以爲妾之乎執事歛德
自藏當道同隱其得於心者太羹元酒不足喻其味其感於心
者黃鍾大呂不足喻其和則大全之妙未可得而聞也至於立
已存誠君子之大方則應世之跡亦道之緒餘也東京之士激
名節而不能制其綱西晉之士尚清虛而不適於用伏惟坐進
大道夾二工之失中在我者必有大過於人孺子願承教焉

制舉投獻第一書

蔣樞奏

三代取士之法本於行而不本於言士之出於其時能有所立於下則上必莫之遺於是勉勵激率以篤於行義之習而華言枝辭無所用於天下及其有言亦皆近於可用蓋其非有要利之欲撓於其心則凡其所以言者皆以情自竭無所文飾以求合於上而必切於利害之際下至戰國之時如詐偽反覆傾側之儀秦騁其浮辭以遊說於諸侯至提其國而買之當時之君固有深仇而切惡之者然望其有言則回意易慮無人不聽者何也以其所道之利害曉然別白乎其前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則雖欲不聽而其斷亦不足以自守彼儀秦之徒言縱則天下合言橫則天下散其離合天下之勢如在於掌股之間而其揣摩摩捭闔六國之君皆奮動振懼改容加禮真若得其所未聞者豈非其言之切於事與惜乎不出於誠信而用之於詭譎以卒敗其名使其推是辭以極於先王仁義之際則何施而不備於

用哉自漢以來患天下難得可用之言於是設科舉以待天下
文學之士而求其直言極諫以究於天下之治亂與夫政教得
失災異之變復有應詔之士承問進退類皆以射策決科為利
而其意不主於言是以虛詞濫說多近於迂闊而無用其間可
稱者才一二而已甚哉其言之難也蓋漢之董仲舒公孫洪晁
錯唐之裴度元稹劉蕡之徒此皆常以科舉中而有聞於後世
就其所言以觀其行事亦未必皆合豈有言者不能行能行或
不能言與然則言者果足以信其實哉夫董仲舒之談王道信
粹美矣然而泥於春秋災異之說則未為守經而措古劉蕡之
訖時務信悻直矣然而違於大易植密之戒則頗若無術而不
遜晁錯之詞章可觀矣而臨事不足於權智裴度之動業亦可尚
矣而垂世不見於文彩至於公孫詭詠元稹浮躁蓋無足道者
嗚呼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而應選者不為
鮮矣而卓犖超越之士寥寥而無聞幸而有此數士者尚皆

有曲學之蔽以我其純而鉅其完則於今之時而求其全人者
蓋益難矣何則其所以待之者又不若於漢唐也夫漢唐之所
以策賢良者皆及於其所謂大者而不攷其纖悉之記問士之
應詔者前既有積久之學而其心之所潛莫不在於天下治亂
之要而究及於天人之際至於苛劾剝雜之說皆略而不治惟
其所存者大則其所得者亦大是以仲舒之徒以三年不窺園
之精一鼓而見於三道之對雖未必盡究於理而後世之學者
遂不能出其右此亦善取之效矣而今之所以待天下之士則
不然始秘閣之試收獵於百家箋傳隱僻之說度人之所不能
及者出而為論以觀其記否及大庭之問則又及於區區之名
數而所謂教化之要災異之說則問者不切對者不明不識朝
廷所以延直言之士為將來其近小之記問則今諸科之選自
足以得之而何至以瀕天下之士耶且惟朝廷所以取之之術
如此故夫士之進者雖有積久之學而未嘗措一毫之思慮以

及於天下治亂億精弊神不知其他是以今之孝者不能望於漢唐之
盛者良以此其不肖學不足以明道而詞不足以達意而妄致
從事於此惟其所謂大者蓋切嘗畧而講之矣其小者十或僅
得其二三今者不量乃欲應詔而廷而或者以為持此之學子為
夫今之所取者正異術也往則必觸於報罷而無可以必得之
理與其蒙絀去之取孰若引而去之則猶足以完其美名而不
至於自辱哉噫為是說者其亦近於偽矣昔者魏舒嘗策孝人
而宗黨以其不足於學術勸之不就以為自高而舒之意以為
進而不中者自我之負何可以虛竊不就之高而為榮哉然
則舒之說乃其今日之說也伏惟執事以經濟之業當明天子
重任方虛心垂意以誘進天下之善多士願願想望風采雖其
之愚猶欲振節拯治而一自通於門下也伏惟執事以其可進
而進之因其可就而就之其之幸也非所敢望也

君子之爲學必有其於進取也將以求明夫道而已道之在內沛然而有餘則勢之在外者眇然若不足榮也始愚之學也聞道之美蓋嘗深探遠取以銳以求之耳求之以久而卒莫之有得於是乃知道之妙蓋在於無得也天下之書既略讀之矣方其未讀也知有所未得焉及其既讀也亦不知其所得者果何有也姑之立行也以平夫超世出俗無所羈束以自爲高當天下之進而獨安於退當天下之動而獨樂於靜蓋自以爲得之矣無以加矣已而又自惟曰天下皆進吾獨安於進天下皆動吾獨安於動意天下之進而進雖進猶退也忘天下之動而動雖動猶靜也是故以退爲可尚而固持之者何以異於進以靜爲可樂而固守之者何以異於動惟志進退者知進退忘動靜者知動靜其之於万物思有以兼忘之而况於動靜進退之際乎世是有管某以世有進士之舉既往而偶得之矣又有以管某以制科之舉者蓋又世之所謂才者也其亦何恤而不一遊於

其間哉世之人皆曰學者所以仕也學而不為仕焉以幸為愚亦安知學之果為仕耶果不為仕耶亦何能介然自異而不下同世之為說者耶然則其之所以進者非以此為足以得美仕也蓋所以為同俗者不欲為苟異而已矣伏惟執事高才達識出眾人之表明名廣譽領天下之望此固不肖者之所願主以為歸者也進卷五十篇其言略有次序不闕一則力不能殫寫謹掇其二十篇塵猷統緒不完此賦不盡賦詩斷章姑取其意焉伏惟亮之而已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臣文粹卷第九十八